

林译小说丛书

附掌录

〔美〕华盛顿·欧文 著



712.44
0355

务印书馆

袖 掌 录

〔美〕华盛顿·欧文 著

林纾 魏易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81 年 · 北京

Washington Irving
THE SKETCH BOOK
OF GEOFFREY CRAYON, GENT
(杰弗里·克雷昂先生的见闻杂记)

林译小说丛书
拊 掌 录
〔美〕华盛顿·欧文 著
林纾 魏易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17·4

1981年10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数 38 千

印数 1—39,000 册

印张 2 插页 2

定价：0.53 元

出版说明

林纾(1852—1924)字琴南,号畏庐、冷红生,福建闽县(今福州)人,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个人,译作有一百八十四种之多(包括几种非小说),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种左右。由我馆出版和在我馆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世界》上发表的有一百四十五种,其中辛亥以前五十七种,大部分在辛亥以后直到二十年代初。

林纾的许多译作,在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,如具有反封建意义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1899年出版,曾“不胫走万本”,“一时纸贵洛阳”。又如美国小说《黑奴吁天录》的出版,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,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,后来一个剧社还据此译本改编为剧本演出。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,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,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。

林纾本人不懂外文,是依靠他人口述进行翻译的,译文难免有各种缺点,然而他作为一个古文家,善于领会原著的风格,译笔传神而流畅,康有为曾称“译才并世数严(复)林(纾)”。他的译作向以“林译小说”闻名于世,在翻译史上自

有其地位，在翻译技巧上，虽为文言，也有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鉴的地方。因此即使不少作品已另有现代汉语译本，而林译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我们从大量的林译中选出十部重印，供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。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总目一集，并供参考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欧文本传

华盛顿·欧文，父曰威廉·欧文，母曰撒拉。欧文次八，为威廉之少子，生于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四月三日，在纽约城中诞也。父为奥克内岛之故家，母则英伦法而墨斯人也。华盛顿四岁入蒙塾，至十六岁业毕，乃读律。所学长于拉丁文及音学，与大普通之学。然自幼已博览群书，学古人为文，能曲肖。少读《鲁滨孙飘流记》及《葛利佛海外奇闻》，甚艳其事，而尤沈酣于前代遗事，恒至剧场中观演古人义烈诸状，然威廉不谓善也。故华盛顿恒背父窃出。一千八百零二年，就霍夫曼为律师，遂精究古文。累患剧疾，因常出美洲北境，吸取天气。病中多为文字，付之报馆，第不署其名。至五月遂赴欧洲，居法国包度城六礼拜，遂学法文，纵观法国风物，以增扩眼界。已沿地中海凭吊故墟，探索陈迹，用为稽古之佐。所至地如西西里、几奴亚、奈白而司、罗马，一周览其胜，尚见蒲利孙以水师出抵拿破仑兵于海上。迨至罗马时，观其美术音乐图画，乃大歆羡，遇画家阿而司东，劝之治画，而欧文知不能至，遂谢此画师，仍旅行，观名山水以自遣，盖欧文者与旅行近也。每有所触，辄悟于心；又随遇而安，无复乡思。揽胜复至瑞士、尼柔兰、巴黎、伦敦，一一

周历。既至伦敦，访大文家约翰·堪布科克西敦夫人，论文称契。一千八百零六年二月归美洲，循资已可为次律师，顾乃弗就，与其兄威廉·雅各波儿定倡为愤时嫉俗之报章，半月一出版，一时颇称最。欧文蕴其所有，至是始见其端。一千八百零九年为《纽约史》，中寓谈谈，亦托名为他人手笔。是书出，众争集购，传诵其书。方其书未出时，先布之新报中，言有尼格薄格者，居逆旅中，忽尔避匿，乃逃赁不偿主人，寓中遗留此稿，主人取而印刷，聊代赁值耳。时霍夫曼次女马忒而达与欧文初订婚约，乃以十八岁夭，欧文感旧，乃终身未娶。《纽约史》出，司各得极以为佳，言其文字乃大类司威夫忒书，原与其兄彼得同制。彼得未卒业，舍去，客欧洲，欧文乃足成其书。明年，华盛顿乃与诸兄集股立肆于利物浦，自不临肆，但坐分其利，仍为文，寓裴城报馆，文皆传美洲战士。一千八百十四年，佐大帅汤母金幕府。一千八百十五年，复至欧洲，而利物浦之肆乃失耗无利，欧文遂肩商业。顾虽精专于是间，然尚欲旅行，复括其旅行所见，笔于是书，且与一时文士过从无虚日。时其兄病剧，商业复大耗减。一千八百十六年至十七年，欧文穷逼乃不可状。然是年见司各得，观其家庭雍穆，道气盎然，遂大欣慕，订交焉。一千八百十八年商业罢，欧文家居，水军部辟为记室，弗就。司各得遂延入司各得书肆中撰文。一千八百十九年，是书成。书出乃大风行，家食资之。方书成时，挟其稿叩墨雷书肆，嘱其印刷，且有司各得荐书，而墨雷拒之。欧文乃别付他肆，而他肆旋亦罢业，书乃勿出。司各得谆劝墨

雷以二百镑购之，书既大行，墨雷复倍其值。一千八百二十一年，欧文于巴黎著《白雷司白力其传》，二十二年书出。是年适游德国遮司登，二十三年复入于巴黎。二十四年成《旅行述异》，众复称道其美。一千八百二十六年，为美使者属官，居西班牙都城，使者令摭拾哥伦布遗事，译为成书。书成，政府赐三千几尼亚，而乔治第四亦赐以金牌。是后侨居西班牙南境。一千八百二十九年，成《格拉那大战纪》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所著之《大食故宫记》出版。前此著书时，恒日窥涉故宫，竟署本国使者参赞居英伦，欧文初不应，辞久乃可。未出《故宫记》之前一年，成《哥伦布同伴》一书，而英政府赐以法律博士位号。明年归纽约时，居外十七年矣。归时，国中名宿皆出迓，相与过从。欧文遂构别墅，名曰迎晖草堂，去黑遑河逗遛镇未远。欧文将即是间为娱老计，复出游美洲之西偏，久之乃归。其西行也，得书，名曰《西部草磧旅行记》，于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出版。是年成书共四种。一千八百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，恒为文付报馆，后乃编为成集。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，奉使出西班牙矣。旋归迎晖草堂，著《穆罕默德世家》及《华盛顿本纪》二书。成后未三阅月，欧文卒于草堂，时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也。欧文者，为英之名家推奖为美洲第一能文者。自有欧文，美之文人亦渐出。前此西班牙历史说部，美人无一知者，至是眼界始廓，因之美人亦稍稍考求他国遗事。而欧文生平著录，持论无复偏倚，一衷于正，不示人以瑕隙。欧文气量宏广，而思致深邃而便敏，行文跳踯变化，匪夷所

思。其雅趣高情，则可肩随爱迭生。又博古，广裒遗典，叩以所有，无不立应。文中描写山水美术，读之如览图画。旁搜远绍，如《格拉那大战纪》，故稽索陈典，无一遗漏。至于调诙之笔墨，尤隽妙可人意。欧文所著书，每部必派别其文，不名一格。独此部则庄谐咸备，而吊古欷歔，尤生人无穷慨叹，然皆本忠厚而不伤于峻刻。其写生则栩栩欲生，几凌纸怪发，纵多讥讽，亦不伤于刻毒。其中叙耶稣圣节，则熙熙然太古之遗风也；其凭吊古人，则飘飘然无胶固想也。他如李迫之梦，蒙师之亡，均寓言可供喷饭。欧文殆奇才也！

录国史本传

李 迫 大 梦

凡人苟渡黑遼河者，与言加齿几而山，必能忆之。山为亚巴拉姜山之分支，耸然矗河之西岸，其高际天，实为河上之镇山。四时代谢，及旦晚阴晴，山容辄随物候而变：因之村庄中承家之妇恒视此山若寒暑表焉。若在晴稳时，则山色青紫驳露，接于蔚蓝之中，空翠爽肌；或天淡无云，则峰尖如被云巾，蓊然作白气，斜日倒烛，则片云直幻为圆光，周转岩顶，如仙人之现其圆明焉者。山跌之下，村人炊烟缕缕而上，树阴辄出楼角及瓦缝，隐隐若画。是村古矣，方美洲新立，荷兰人曾于此殖民；年代既久，村人乃不专属荷兰，然荷人遗宅犹有存者。宅之墙墉，均砌小砖，砖盖得诸荷兰。窗眼作木格，古制触目。屋角四翘，屋顶置箭羽，乘信风而转，用表风色。村中有李迫·樊·温格耳者，温驯而寡过，旧望也。先烈恒以武功著，而先烈勇质乃不附诸其人之身。其人匪特温驯已也，且睦邻而善事其妻，唯其惧内，于是村中之主妇咸谓李迫忠能事妇人，礼重如长者。天下人苟得闻教检束，无不扶服如鼠狷矣；其处外接物，安能长王其气？是犹铁质锻之烈火，长短随锻人所命耳。可知密帐温帟中之教养，较诸牧师之演说，变化气质，为倍十也。由此观之，

家有悍妻，转为男子之福；是果名为福也，则李迫之福已殊异于常人矣。李迫每出，遇邻妇，辄呜呜自鸣其苦趣；于是邻妇怜之，偶聚，亦诮其妻为过举。其村中小儿见李迫驯而不忤，辄噪随其后，与之调诮。李迫之处儿中，亦水乳，百窘不见忤状，且助之戏，告以古红人之事迹，小儿听者津津然。于是李迫每出，则群儿引襟而行，履迹相续，或直趣其背，拈其须，虽狎弗怒。至于豕狗见之，亦噤而弗吠，似悦之也。李迫之见重于村人如此，而独惰于治生。李迫之为，固非惰，譬如垂竿钓鱼，竟日不得一鱼，李迫亦夷然无忤；有时荷枪登峰入谷，穷日至晚，得数松鼠，即以为足，余无冀也。若邻居有事，则悉力助之，虽秽恶之役及打稻编篱，均踊跃勉趋其事，无有所却。妇人苟授以笈束，彼即为邮，凡其夫所不屑为，苟授李迫，李迫咸诺。总言之：盖李迫忠于为人，而惰于为己者也。苟自行其田，则推却退衄以为苦，自云：“吾田饶，举村田殆吾田为至饶，即使力耕，岁获亦否。”因之己田之篱委于泥滓，所畜牛即自啮其园蔬，李迫无恤也。盖李迫之田，稂莠之长，如得人培植之力，日值增高。李迫有时亦奋迅将行田，而天雨又适至矣。因之广田皆荒，独留二亩蒔秣及薯蕷而已。李迫之子，褴褛如孤露。子曰小李迫，性质乃酷肖其父，袭其父之旧衣，宛然一李迫也。出辄随母之跟，服其父之敝裤，裤巨，则以手引之，犹贵妇人在雨中之自引其裙裾然。然李迫者，乐天人也，长日汶汶，似机轴之上濡膏满之，溃不能动；自谓人生度此时世，平安无忧患事也。食辄不检，遇其贱而易得者即需为日食，意受一辨尼之馁甘

也，若力一金镑之工，则为惫。长日摇首噫气，悠悠然心安而理得，设非其妻日呶呶用力攻其耳，则李迫于人间初无忧烦之事。李迫一举一动，其妻必丑诋之，习为常事而已。方其受诋时，李迫则耸肩举目，摇首而他顾，久乃成为恒性。然尚巧藏而诡笑，不尔，亦得詈责。久之无术，乃潜出舍外而避之。所云舍外，盖直万古怕妇之人乐土也。李迫家属之亲李迫者，但有一狗，曰狼。狼之慑主妇之威，亦如其主。主妇怒时，辄指狗及李迫言曰：“是二物者，均生而僵。”且斥言李迫之惰，胥狗导之。然是狗一出野次，亦狺狺能敌群犴，顾勇士及犴狗虽有恣睢之力，一经主妇长日呶呶，亦将气索而力尽。故此狗一入门，勇状立变，垂尾循墙，斜睨其主妇，行步乃如病狗焉。主妇偶一举帚，即哀鸣出户而奔。李迫积日弥年，自审家庭间情况日蹙，良不易度，而悍妇之威乃不能与岁月同逝，减其锐力，盖其锋舌且日用而日铄焉。李迫见逼，辄至友朋小会中开拓胸次。会中人亦多无恒业者。会所即在一逆旅门外，壁上写乔治第三像为逆旅之标记。是间树荫浓翳，闲人辄于午后箕踞偃卧，纵论古昔不经之事；苟得过客所遗之报章，拾得之，即大兴浮议矣。会中有特立克，微有知识，每得报，即对众诵之，众皆引颈以听。特立克自云宿学，凡字典中绝钜之字，见之皆能识，无所惶怯。而听者闻数月前之事，则聚而筹划，人人咸出议论，已必延逆旅主人尼古拉司出而断之。主人既断，众喧息然。此主人自晨至暮，辄踞木榻，久坐于门次弗动，唯日脚所及，则移榻稍避。恒人但见主人移榻何向者，即知时为何

时，不差累黍。主人寡笑少言，而烟斗则长日不去手。而此树荫谈论之门客，咸知其意之向背。凡言中主人之旨者，则烟斗徐出于口，髯际之烟纹徐徐作重圈，直上于额际而没。若违拂其旨趣，则力吸其斗，烟焰喷郁，直迷漫其面，则主人怒发矣。李迫见逼于其妇，则趋避是间，如筑坚堡自卫。后此其妻审其地矣，突然来袭，雷奔电扫，会中人立驱而散，即逆旅主人至是亦不能胜，乃见轻如秋叶。李迫之妇且戟手而肆詈主人，斥为盗藪藪盗者也。李迫后此遂穷无所之，但荷枪引狗行猎于林中，择树荫浓翳中出糗自饲，并以饲狗，人狗咸不能饱。李迫视狗为同病，因之亲狗甚于亲人，时语狗曰：“伤哉吾狼！尔主妇固视尔狗也，然有我在，则汝自不乏友。”狼闻言，摇其尾，仰首视主人，似有所慰藉然。一日秋高，李迫行猎颇远，至加齿几而山之高处，四觅松鼠。枪发，回响四动，其声续续然。既罢，遂卧于纤草之上。时天已垂暮，俯视沃壤云连，青绿弥望，远见黑逞河渐渐东逝，云光照水，风帆徐徐而没。内觑但见深谷，人迹弗至；谷底多堕石，以山峭蔽天，日力不及，状至阴沉。李迫凭高四望，垂暮将归，计及家已洞黑，至家必更闻肆詈之事，乃太息将行。忽闻有人呼李迫·樊·温格耳不已。李迫狼顾，乃不见人，但见暮鸦振翼，掠山而归宿。李迫以为耳鸣也，复行。又闻有人呼李迫·樊·温格耳，而狗毛尽竖，面深谷中而张其牙。李迫毛发皆竦，亦引目下视。忽见一人，其状至怪，徐徐自谷而上，背上似有所负，状至盘散。李迫念是闻安得有人，既而曰：“或村人入此，求助于我耳。”既近，乃大骇。其

人既短而博，发蓬蓬然，须作灰色，衣饰作古荷兰妆，短衣及腰，腰以下则披围裙，裙上箝密钮，直至于膝。背上木筒，似酒满中，招手引李迫代承其筒。李迫始尚疑骇弗前，然其人本喜助人，则亦力前承其筒。路本仄径，似溜纹所过，荡为小蹊者。二人遂同承酒筒行。行时微闻雷声，似自山峡中来，而所行路即趋雷声来处而上。李迫以为雨至耳，坦然弗疑。既逾山径，遂入山洞，四立均石壁，仰视见天如窠。二人行时，初不交语，李迫虽疑诧，然以心有所怯，亦弗敢问。迨既入洞，为状益奇。石洞中有巨群之人，方立木柱，遥以木球推陷之，以为菹戏。诸人衣服如一，腰际均带刀，而貌皆奇古。或则首巨面博，二睛独小；或则鼻塞其面，如失五官。其人之冠皆白色，作面包形，上植鸡翅。人人悉有髯，唯颜色各异。有一丈夫似群中领袖，年事已多，颜色如历风霜，苍古动人，亦短衣博带而带刀，高冠竖红羽，袜长及膝，革履后高而前狭，上著玫瑰之花。李迫见状，觉荷兰古画中间或见之。其最奇者，众虽博戏，而仪容清肃无笑容，亦不相通问，万声都寂，但有木球推陷木柱之声，隐隐作雷鸣也。李迫既进，众戏遂止，咸怒目睨李迫。李迫亦心震不自已，二股亦颤。时诸老启筒倾酒于巨盆中，示势令李迫司酒，李迫战栗受号令。诸长饮既，复博。李迫侍侧，少释其惧，乘诸老弗见，偷尝其酒，酒力相引，续续而下，乃大醉而寐。既醒，仍卧于草间，自擦其眼，视日候似侵晨，而树间鸣禽相下，鹰翅抟云，作势而飞。李迫曰：“吾睡至经夜耶？”追思前事乃历历，自咎曰：“我归何以面吾妻？酒之累我至

矣！”四觅其枪，枪锈已满，枪机亦落，木已朽腐。自念彼群盗予我以酒，遂易吾枪乎？狗又安往？是必见吾醉，追松鼠矣。噙唇呼狗，狗终不至；呼狼名，亦不之应。思欲觅此数老人，索枪及狗。既起，脚乃弗趄。自念一睡之功，乃成瘫病，吾妻又将哓哓斥我矣！极力盘散下空谷中，但见流水，无复洞天。旁行攀萝葛而过，尚欲求洞，卒乃得之；然乱石重叠，非复坦夷，而水声淙淙，即自石间喷出。李迫知不能前，遂立，因又呼狗，而鸦声哑哑应之，且侧目视李迫，似异其作声者。李迫饥不可耐，荷锈枪徐徐而下，将近村，所遇人恒不之识，始大异。村人亦立而异之，而见李迫时，人人恒自抚其颧。李迫见状，亦自抚其颧，则髯长逾尺矣。既至村畔，群儿争集，指其髯以为笑，狗亦狂吠。而村屋全非，地广而人萃，门户改易，均不之辨。觉前此所经见，渺不复睹，门外署签，一一无识其名者，即窗中外覩之人，亦漠漠如路人。李迫大惊，自念：距此世界为妖术所迁变耶？然是间果为吾家，胡有沧桑之别？且山水依然，村路如故，独人殊耳！昨日之酒，其异乃至于如此！迨寻得赴家之路，且行且惊，似闻其妻申申而訾。顾一至，则景物全非：屋瓦均陷，窗牖全圯，扉已卧地。有狗似狼，徘徊门外；李迫信口呼狼，狗乃大吠。李迫顿足曰：“狗亦不见容矣！”既入门，室虚无人。此时万感交集，而怕妇之心已息，乃大呼：“我妻与子！”都不见答，遂奔赴会所，而逆旅亦空。有高屋踞其地，书曰“合众客寓”。逆旅主人曰曲乃商，亦书名其上。逆旅本有大树，垂荫可径亩，今其地则立一巨柱，其上镌红睡巾，上张大旗，缕

缕作蓝白色，加以繁星点点。乃愕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逆旅壁上本图乔治第三像，李迫踞树荫对像吸烟，思之至稔。今则亦图一像，易绛衣而作蓝色，前此执圭，今则执长铍矣。大书曰“大将华盛顿”。而门外树荫，仍多聚议之人，特李迫一不之识耳。匪特不识，且似其倾吐及其性质，一一都非。其始坐者卧者咸作倦容，咳唾随心，今则气概赳然，言论锋利。李迫四觅逆旅主人，其人肥硕，颧作摺叠形，且执烟斗，其人盖易识也，尚有蒙师特立克。然二人均不见之，但见一长瘦之人，方演说民权选举会议之议员与自由等事，李迫乃一无所解。迨众见李迫垂胡而荷锈枪，衣古代之衣，其后随妇人稚子无数，遂罢演，集视李迫，大以为骇。演说之人遂执李迫之手言曰：“君祖何党？”李迫张目弗省。尚有一侏儒，仰跂其足，面李迫曰：“汝为联合党耶，共和党耶？”李迫仍瞠目不答。时有矜严之壮士，冠鸡翘，斥众而入。既入，以一手引行杖，而以一手入腰膂间，张目而视，作庄语曰：“汝入选举之场，胡为引枪？且引游民，得毋为乱乎？”李迫愕然曰：“我为是间土著，为英王不侵不叛之臣，那复为乱？”大众曰：“此王党也！行谍于是间，趣杀之！”鸡翘者拊众而定之，又曰：“汝适胡来？”李迫曰：“我不能为害，特来此访故人，故人前此亦咸聚谈于此。”鸡翘者曰：“何人也？”李迫曰：“前此尼古拉司·佛特尔安在？”众莫能识。寻有老人曰：“彼死且十八年，坟上植木表，今木表亦蠹朽矣。”李迫曰：“白老母·特楷又安在？”老人曰：“初开战，彼已入尺籍，有人言石点之战殒矣，尤有人言，在安东尼鼻见溺。迄今不

见其反，则死耗确也。”李迫曰：“蒙师特立克又安在？”老人曰：“是人有战功，已为大将，入议院矣。”李迫浩叹，自念：一夕之醉，而世局变幻如是，然则一身于世为畸零矣！但有所问，而所对者咸如隔世，且村人有语，我咸弗审，何也？遂噤不敢问，但颓然语众曰：“众中乃不闻村中旧有李迫·樊·温格耳其人耶？”众闻语，呼曰：“李迫·樊·温格耳乎！有之，彼倚树而立者是也。”李迫顾视其人，大似当日己身未入山时仪范也！褴褛而惰，一如前状。李迫至是，神志全昏，既疑彼倚树者之非己，复疑己之非己而别为他人。方愕顾间，鸡翅者复问曰：“汝何名？”李迫乃瞿然叹曰：“此事但有天知！我今非我，另有我矣！”因指倚树者曰：“彼即是我，我乃非我！顾我见在，彼倚树者，盖他人忽而成我者。且昨日之夕，我明明我也，山行而宿，不审何人朽吾枪，死吾狗，长吾髯，变吾世态，吾乃不能自述其名以告汝！”众闻言大异，咸拊额思其故。尚有人私议当先去其枪。此时有中年之妇人，手中抱婴儿仰首覘李迫。婴见长髯而哭；妇人曰：“李迫勿哭，彼老者能啖汝耶？”李迫闻妇人呼其子曰李迫，且睹此妇之仪度，乃忽有所忆，因问妇人曰：“汝何名？”妇人曰：“我为犹迭司·噶滕尼尔。”李迫曰：“尔父何名？”妇人曰：“吾父曰李迫·樊·温格耳，二十年前以枪出，遂不返，彼狗归，而主人顿渺。莫审其人自殊耶，抑为红人所得。迺时我尚在童娃也。”李迫此时，但有一语，语时颤极作微声曰：“若母无恙乎？”妇人曰：“死未久也。吾母与负贩争价，怒极而血管裂耳。”斯言一出，李迫颇慰，乃进挽此女人曰：“我若翁也。”